

有這樣一個故事,1935 年的冬天,是美國經濟最蕭條的一段日子。這天,在紐約市一個窮人居住區內的法庭上,正在開庭審理着一個案子。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個年近六旬的老太太。她衣衫破舊,滿面愁容。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。她因偷盜麵包房里的麵包被麵包房的老闆告上了法庭。

法官審問道:“被告,你確實偷了麵包房的麵包嗎?”

老太太低着頭,囁嚅地回答:“是的,法官大人,我確實偷了。”

法官又問:“你偷麵包的動機是什麼,是因為飢餓嗎?”

“是的。”老太太抬起頭,兩眼看着法官,說道:“我是飢餓,但我更需要麵包來喂養我那三個失去父母的孫子,他們已經幾天沒吃東西了。我不能眼睜睜看着他們餓死。他們還是一些小孩子呀。”

聽了老太太的話,旁聽席上響起噤噤喳喳的低聲議論。

法官敲了一下木槌,嚴肅地說道:“肅靜。下面宣判判決。”說着,法官把臉轉向老太太,“被告,我必須秉公辦事,執行法律。你有兩種選擇,一種是處以 10 美元的罰金

或者是 10 天的拘役。”

老太太一臉痛苦和悔過的表情,她面對法官,為難地說:“法官大人,我犯了法,願意接受處罰。如果我有 10 美元,我就不會去偷麵包。我願意拘役 10 天,可我那三個小孫子誰來照顧呢?”

這時候,從旁聽席上站起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,他向老太太鞠了一躬,說道:“請你接受 10 美元的判決。”說着,他轉身面向旁聽席上的其他人,掏出 10 美元,摘下帽子放進去,說:“各位,我是現任紐約市市長拉瓜地亞,現在,請諸位每人交 50 美分的罰金,這是為我們的冷漠付費,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麵包來喂養孫子的城市。”



精神的契約

到這世間,作為社會的動物,是訂有契約的:
**物質利益的來往,有法律的契約;
行為生活的交往,有精神的契約。**

1、建築師

一位夫人打電話給建築師,說每當火車經過時,她的睡床就會搖動。

“這簡直是無稽之談,建築師回答說,“我來看看。”

建築師到達後,夫人建議他躺在床上,體會一下火車經過時的感覺。

建築師剛上床躺下,夫人的丈夫就回來了。他見此情形,便厲聲喝問:“你躺在我妻子的床上干什么?”

建築師戰戰兢兢地回答:“我說是在等火車,你會相信嗎?”

【頓悟】有些話是真的,卻聽上去很假;有些話是假的,卻令人無庸置疑。

2、引誘

英國紳士與法國女人同乘一個包廂,女人想引誘這個英國人,她脫衣躺下後就抱怨身上發冷。先生把自己的被子給了她,她還是不停地說冷。

“我還能怎么幫助你呢?”先生沮喪地問道。

“我小時候媽媽總是用自己的身體給我取暖。”

“小姐,這我就愛莫能助了。我總不能跳下火車去找你的媽媽吧?”

【頓悟】善解風情的男人是好男人,不解風情的男人更是好男人。

3、調羹

麥克走進餐館,點了一份湯,服務員馬上給他端了上來。

服務員剛走開,麥克就嚷嚷起來:“對不起,這湯我沒法喝。”

服務員重新給他上了一個湯,他還是說:“對不起,這湯我沒法喝。”

服務員只好叫來經理。

經理畢恭畢敬地朝麥克點點頭,說:“先生,這道菜是本店最拿手的,深受顧客歡迎,難道您……”

“我是說,調羹在哪里呢?”

【頓悟】有錯就改,當然是件好事。但

我們常常卻改掉正確的,留下錯誤的,結果是錯上加錯。

4、穿錯

餐廳內,一個異常謙恭的人膽怯地碰了碰另一個顧客,那人正在穿一件大衣。

“對不起,請問您是不是皮埃爾先生?”

“不,我不是。”那人回答。

“啊,”他舒了一口氣,“那我沒弄錯,我就是他,您穿了他的大衣。”



有三個人到紐約度假。他們在一座高層賓館的第 45 層訂了一個套房。

一天晚上,大樓電梯出現故障,服務員安排他們在大廳過夜。

他們商量後,決定徒步走回房間,並約定輪流說笑話、唱歌和講故事,以減輕登樓的勞累。

笑話講了,歌也唱了,好不容易爬到第 34 層,大家都感覺精疲力竭。

“好吧,彼德,你來講個幽默故事吧。”

彼德說:“故事不長,卻令人傷心至極:我把房間的鑰匙忘在大廳了。”

【頓悟】我們痛苦,所以幽默;我們幽默,所以快樂。

7、賣書

一個很有名的作家要來書店參觀。書店老闆受寵若驚,連忙把所有的書撤下,全部換上作家的書。作家來到書店後,心里非常高興,問道:“貴店只售本人的書嗎?”

“當然不是。”書店老闆回答,“別的書銷路很好,都賣完了。”

【頓悟】“拍馬屁”是個奇怪的詞:你象是在奉承他,又象是在侮辱他。

8、幫忙

在郵局大廳內,一位老太太走到一個中年人跟前,客氣地說:“先生,請幫我在明信片上寫上地址好嗎?”

“當然可以。”中年人按老人的要求做了。

老太太又說:“再幫我寫上一小段話,好嗎?謝謝!”

“好吧。”中年人照老太太的話寫好後,微笑着問道:“還有什么要幫忙的嗎?”

“嗯,還有一件小事。”老太太看着明信片說,“幫我在下面再加一句:字迹潦草,敬請原諒。”

【頓悟】你若不肯幫忙,人家會恨你一個星期;如果幫得不夠完美,還不如……

善,並不僅僅是一種與冷漠、奸詐、殘忍、自私自利相對的一種品質,還是一種精神的契約。

一位名叫馬丁·尼莫拉的德國新教牧師,他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銘刻了一首短詩:

**在德國,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,
我沒有說話,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;
接着他們追殺猶太人,
我沒有說話,因為我不是猶太人;
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,
我沒有說話,因為我是新教教徒;
最後他們奔我而來,
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。
這正是背棄精神契約的最終結局。**

人生在世,誰都有可能遭遇危難和困境,誰都有可能成為弱者,如果我們在別人危急的時候不援手,誰能擔保自己不會吞咽孤立無援的苦果

人心只有向善,才能被陽光照耀,所以善的契約才在世界普遍存在。懂得珍惜這種契約的人是高貴的。懂得為冷漠付費的人是明智的。

當今的社會太冷漠,我們會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價。

男女有別

作者:張維

麗娜和瑪利亞是同事,她們的丈夫也在同一個公司上班。

這天中午在公司餐廳就餐時,麗娜和瑪利亞一邊吃飯,一邊交談。

“昨天晚上,我和丈夫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夜晚!”麗娜興奮地告訴瑪利亞,“我丈夫回家以後,帶我外出享用了一頓浪漫的晚餐。用完餐之後,我們又攜手沿着河畔漫步一個多小時。到家後,他在每個房間里都點上了蠟燭,我們在燭光下又竊竊私語了一個多小時。這種情調、這種氣氛,讓我仿佛又回到了當初和他熱戀的歲月。”

瑪利亞嘆了一口氣,對麗娜說道:“唉,真羨慕你,昨天晚上我可就慘了。我丈夫很晚才下班回家。回到家以後,他三兩口就把我精心做好的飯菜解決了,隨後他洗了一個澡,然後躺到床上,幾分鐘之後就呼呼大睡。我只好一個人百般無聊地坐在那里看電視,一直看到電視上出現‘再見’的字樣……”

此時此刻,麗娜的丈夫和瑪利亞的丈夫也湊在一起喝咖啡。

“昨天晚上你過得怎麼樣?”麗娜的丈夫喝了一口咖啡,問道。

瑪利亞的丈夫說:“我下班以後,在辦公室里和同事們神侃了一會兒足球。回家吃完飯,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一個熱水澡,然後就上床睡覺,一覺睡到自然醒。真叫一個爽!你怎麼樣?”

麗娜的丈夫唉聲嘆氣地說:“唉,別提了,我昨天晚上簡直苦不堪言!我回家後,根本就沒有飯吃,因為我們沒有及時繳電費,供電公司派人把我們家的電給斷了,所以我只好帶着麗娜到外面去吃飯。這頓晚餐價格不菲,花光了我身上所有的錢,連打車的錢都沒有剩下,最後我們只好步行回家。我們沿着河邊走,冷風一個勁地吹。我們走了一個多小時才到家。回到家以後,因為沒有電,我們只好在每個房間里都點上蠟燭。如此折騰,讓我一時無法入眠,妻子又在我耳邊啰嗦了一個多小時,我簡直都快發瘋了……”

“哎喲,那你真不走運!”瑪利亞的丈夫發自內心地說,滿臉都是同情。

原來我白做了許多工,這個結果實在令我大吃一驚,我們繼續分享彼此的需要,才發現他也白做了不少工,我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愛對方,而不是用對方需要的方式。

此後,我列了一張先生的需求表,把它放在書桌前;他也列了一張我的需求表,放在他的書桌前。洋洋灑灑十幾項需求,包括有空陪對方聽音樂、有機會抱抱對方、每天早上吻別……有些項目比較容易做到,有些項目比較難,如“聽我說話,不要給建議”,這是先生的需求。他說如果我給他建議,他會覺得自己像笨蛋。我想這真是男人的面子問題。於是我學着不給建議,除非他問我,否則我就只是傾聽,連看到他走錯路時也一樣。

這對我實在是一條不容易走的路,但在需求的滿足中,我們的婚姻愈來愈有活力。累的時候,我就選擇一些容易的項目做,像“放一首輕鬆的音樂”,有力氣的時候就規劃“一次外地旅遊”。有趣的是,“到植物園散步”是我們的共同需求,每次爭吵之後去植物園,總能安慰彼此的心靈。其實這也可想而知,原本我們就是因為對植物園的喜愛而相知相惜,一起走入婚姻的,回到植物園就會回到多年前彼此相愛的心情。

現在,我知道了父母的婚姻為何無法幸福:他們都太執着于用自己的方法愛對方,而不是用對方的方式愛對方。自己累得半死,對方還感受不到,最後對婚姻的期待,也就因灰心而死了。

每個人都值得擁有一個好婚姻,只要方法用對,做“對方要的”而非自己“想給的”,好婚姻,絕對是可預期的。(沈璐園)

我的母親是個勤勞的好女人,我自小就看到她努力地維持着一個家。她總是在清晨五點起床,煮一鍋熱騰騰的稀飯給父親吃,因為父親胃不好,早餐只能吃稀飯;還要煮一鍋乾飯給孩子們吃,孩子們正在發育,需要吃乾飯,上學一天才不會餓。

每星期,母親會把榻榻米搬出去曬,曬出暖暖的大陽香。下午,她彎着腰刷鍋、洗碗,我們家的碗每一個都可以當鏡子用,完全沒有一點污垢。晚上,她費力地蹲在地上擦地板,一寸一寸仔細地擦拭,家里的地板比別人的床頭還乾淨,打着赤腳也染不到一絲灰塵。

然而,在父親眼中,母親卻不是一個好伴侶。在我成長的過程中,父親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在婚姻中的孤單和不被瞭解。

我的父親是個好男人,他不抽煙、不喝酒,工作認真,每天準時上下班,暑假還安排功課表,照顧我們的作息,督促我們做功課。他喜歡下棋、寫書法、沉浸在古書的世界。在孩子們眼中,他就像天一樣大,保護我們、教育我們。只是在母親的眼中,他也不是一個好伴侶。我經常看到母親在院子的角落暗暗地掉淚。父親用語言,母親用行動,表達了他們在婚姻中所感到的痛苦。我看到也聽到父親與母親在婚姻中的無奈,也看到、感受到他們是如此好的男人與女人,他們值得擁有一樁好婚姻。可惜的是,父親在世的時候,他們的婚姻生活都在挫折中度過,而我也一直在困惑中成長,我問自己:“兩個好人為什麼沒有好的婚姻呢?”長大後,我進入婚姻,才漸漸瞭解這個問題的答案。

在婚姻初期,我像母親一樣,勤奮持家,努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

我想,大概是地板擦得不夠乾淨,飯菜燒得不夠好,

於是我更努力地擦地板,更用心地做飯,

力地刷碗、擦地板,認真地為婚姻而努力。

奇怪的是,我不快樂,看看我的先生,似乎也不快樂。